

湯用彤全集









汤

用

彤

全

集



第二卷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36年,用彤先生夫妇与其兄用彬先生
夫妇和他们两人的母亲合影于北京住所

1936年,汤用彤先生一
家摄于北京中出公园





1916 年，汤用彤先生与吴宓先生摄于清华学堂



1924 年，汤用彤先生与熊十力、柳诒徵两先生摄于南京

目 录

隋唐佛教史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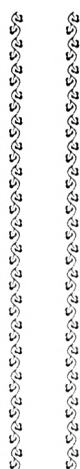
整理说明	(3)
绪 言	(4)
第一章 隋唐佛教势力之消长	(7)
第一节 隋朝	(7)
第二节 唐高祖 唐太宗	(13)
第三节 玄奘法师	(21)
第四节 永徽至元和间 (650—806)	(26)
第五节 韩愈与唐代士大夫之反佛	(35)
第六节 会昌法难	(44)
第七节 隋唐之僧伽	(56)
第二章 隋唐传译之情形	(70)
第一节 传译之人物	(70)
第二节 西行求法之运动	(76)
第三节 翻译之情形	(80)
第三章 隋唐佛教撰述	(84)
第一节 注疏	(85)
第二节 论著	(86)
第三节 纂集	(93)
第四节 史地编著	(96)

第五节 目录	(105)
第四章 隋唐之宗派	(111)
第一节 三论宗	(113)
第二节 天台宗	(133)
第三节 法相宗	(147)
第四节 华严宗	(164)
第五节 戒律	(182)
第六节 禅宗	(194)
第七节 净土宗	(198)
第八节 真言宗	(202)
第九节 三阶教	(205)
第十节 综论各宗	(209)
第五章 隋唐佛教之传布	(234)
附录一 隋唐佛教大事年表	(243)
附录二 五代宋元明佛教事略	(3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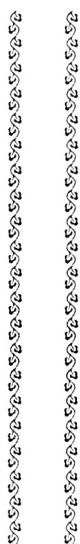
有关论文及提纲

隋唐佛学之特点	(325)
唐太宗与佛教	(332)
摄山之三论宗史略考	(338)
与胡适论禅宗史书	(349)
大林书评	(350)
论中国佛教无“十宗”	(367)
中国佛教宗派问题补论	(383)
※ ※ ※	
佛经翻译	(417)

玄奘法师·····	(424)
由唐至宋之佛学·····	(428)
法相唯识学·····	(431)
胡适《坛经考之一：跋曹溪大师别传》的眉批·····	(434)
理字原起·····	(435)
佛教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	(438)
编者后记 ·····	(439)



隋唐佛教史稿



整 理 说 明

《隋唐佛教史稿》是汤用彤先生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的授课讲义，生前曾几次打算修订出版，均因病未能如愿，现由我进行了整理。

汤先生稿本原有两种，一是 20 年代末原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的油印讲义，一是 30 年代初北京大学铅印讲义。后者对前者作了若干修改，但缺油印本中某些章节。这次整理以后者为底本，并据前者补齐所缺章节。汤先生生前在两种讲义上所作眉批共有几十处，整理时均纳入正文或注中。原稿第四章第十节“综论各宗”是仅有一二百字的提纲，我根据汤先生解放后写的《论中国佛教无“十宗”》及《中国佛教宗派问题补论》，综合成篇。第四章第十一节“隋唐内外教之争论”及“隋唐佛教大事年表”均有目无文，现根据汤先生另一稿本《弘宣佛典年表》并参照其他资料补成“年表”，至于第四章第十一节则只能付诸阙如了。原稿引用的资料，整理时均作了核对，并一一注明了出处，同时还增加了一些必要的史料。个别观点作了文字上的修改。

汤一介

1979 年 7 月 1 日

绪 言

研究佛教史而专说隋唐二代，特为方便之假设，学者不可胶执也。盖政治制度之变迁，与学术思想之发展，虽有形影声响之关系，但断代为史，记朝代之兴废，固可明政治史之段落，而于宗教时期之分划，不必即能契合。就隋唐佛教之宗派言，则慧文时属北齐，智者亦生于梁代，天台宗不必即起于开皇之初也。即就一宗言，则禅宗不惟有南北之分，且东山法门与曹溪血脉亦复异其趣。学者于区分佛教史之时代，当先明了一时一地宗风之变革及其由致，进而自各时各地各宗之全体，观其会通，分划时代，乃臻完善，固非可依皇祚之转移，贸然断定也。

然自宗派言之，约在陈隋之际，中国佛教实起一大变动。盖佛教入华，约在西汉之末，势力始盛在东晋之初。其时经典之传译未广，学者之理解不深。及道安以后，输入既丰，受用遂胜。此中发展之迹，不能详言。自陈至隋，我国之佛学，遂大成。三论之学，上承般若研究，陈有兴皇法朗，而隋之吉藏，尤为大师。法相之学，原因南之摄论，北之地论，至隋之昙迁而光大。律宗唐初智首、道宣，实承齐之慧光。禅宗隋唐间之道信、弘忍，上接菩提达摩。而陈末智囍大弘成实，隋初昙延最精涅槃，尤集数百年来之英华，结为兹果。又净土之昙鸾，天台之智顗，华严之智俨，三阶佛法之信行，俱开隋唐之大派别。且自晋以后，南北佛学风格，确有殊异，亦系在陈隋之际，始相综合，因而其后我国佛教势力乃达极度。隋唐佛教，因或可称为极盛时期

也。

及至唐末，唯识、俱舍虽有学者，相部、东塔虽相争执，然其极盛之时约均在开天年间。禅宗兴起，势力甚盛，然唐末大起分化，而五派并立。德宗至文宗时，湛然、澄观、宗密更兴天台、华严之教，然不久遭武宗之法难，即其经典亦埃灭少存。密宗自金刚智、不空二人弘法之后亦大张，至唐末日本僧人圆仁、圆珍犹相继来学，然武宗以后，亦遂式微。盖会昌法难至为酷烈，且继以五代之乱世，及周世宗之毁法，因而唐代灿烂光辉之佛教，再不能恢复矣。

依上所言，佛教史之分期，盖据势力之盛衰而言。势力之消长除士大夫之态度外，亦因帝王之好恶。隋炀帝之尊智者大师，唐太宗、高宗之敬玄奘三藏，武后之于神秀，明皇之于金刚智，肃宗之于神会，代宗之于不空，佛教最有名之宗派均因之而兴起。而有开元之禁令，三阶教由之而亡；有会昌之法难，我国佛教其后遂衰。宗教与政治社会之关系，固甚重要，因本此旨，述本期佛教势力之消长第一。

佛教源出异域，传译因居首要：一、开发宗派，如法相之学至护法而详密，论理之法至陈那而精审。玄奘入印，恰在其后，故唯识、因明由之大弘。二、决定盛衰，中唐以后，印度之佛教渐衰，中印之交通亦甚阻隔。唐末以来，佛法衰败，亦此之由。而方隋唐佛法盛时，翻译不但广博完善，且有华人主持。隋之彦琮，唐之玄奘、义净是矣。斯亦本期之特色，爰述传译之情形第二。

中国佛教，虽根源译典，而义理发挥，在于本土撰述。注疏论著，表现我国僧人对于佛理之契会，各有主张，遂成支派。而宗义之变迁，首当明其事实经过之迹辙，及佛典翻述先后与其性质。故分为注疏、论著、纂集、史地编著、目录五项，述本期佛